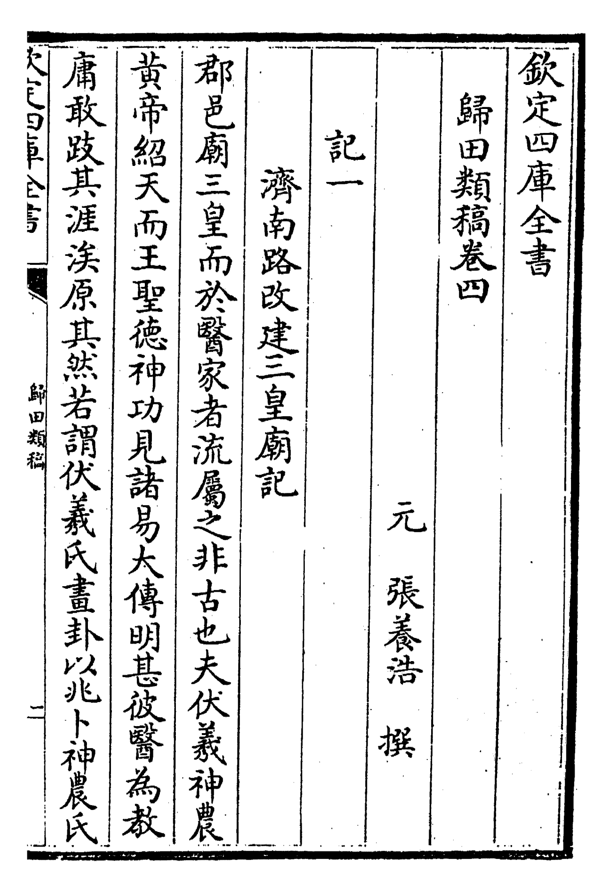


集部



歸田類稿卷四

元　張養浩　撰

記一

濟南路改建三皇廟記

郡邑廟三皇而於醫家者流屬之非古也夫伏羲神農黄帝紹天而王聖德神功見諸易大傳明甚彼醫為教庸敢跂其涯涘原其然若謂伏羲氏畫卦以兆卜神農氏

始藥以辨毒軒轅氏始論疾以詔世故醫其名者緣而祖之於戲是制也雖權輿近代所見者膚其於反始報本之義顧有所昭合國家所以仍焉而弗易者無乃職是歟雖然醫之良否吾民生死實係焉則其術亦不可謂不重矣周禮天官冢宰之屬醫師居一歲終稽厥全失而等衰其食歷秦漢魏晉以及唐宋氏因置太令丞等員品秩與郡守縣尹埒所隸或少府或奉常或宗正或門下省其屬大概有四藥鍼師二按摩呪禁師亦二皆

子博士其稽攷又加詳焉我元以好生有天下世祖皇帝詔太醫院視三品尋登二品無所於統爲其學者不揉諸民而殊其籍又例儒學官置提舉教授正録教諭俾理其户而訓廸其生徒歲上能者不於銓曹於太醫院聽差其上而官之於是任日專學益盛而三皇之祀遍天下矣雖濟南故有廟陋露庳洳棟宇寖壓且邇市民艱往來至治二年廉訪司照磨尚獻求爰謁廟已謂總管劉其開天聖人世所咸戴今乃岸水以居心惡乎忍

他日劉率同官走憲司言如尚瓛指翕然願改建且各捐俸有差為士民勸未再月贅褚鏹五萬緡創前儉而侈之遂卜於宣聖廟西爽塏且吉廣袤可數畝為殿重簷四阿深以二筵奉其故像居中而又益以兩廡命工肖岐伯雷公少師等像夾侍左右其他講堂齋室垣門庖庫凡為屋三十有七楹金碧差差輝映神宇規模視舊相萬矣歲時祼薦舍菜駿奔將事儀憲有嚴觀者罔不聳然知有生之所自當泰定丙寅春仲訖工予時方

退居鵲華山中一日監郡善善洎總管程某經歷范某過予曰三皇殿宇歷四三年始克完美苟無文以志後來者將於何徵之謹胥齋沐稽首敢公焉請余實家此有巨讓者是役也職憲者倡焉司民者和焉惟兩府心協謀契肆迄無橈紊庸底於成吁俾天下事咸爾何功何治不可必哉凡業醫者其尚體此至公之舉遇諸疾疹不窮達分不爾我閒誕輸攸蘊無利之規一以活人陰騭是務上焉仰副國家仁壽元元之心下焉思荅賢

大夫作新學宮式穀后人之嘉意如此庶於三聖人之道一旦廓焉同歸矣相厥役者若吏若卒凡如干人今併列碑陰云

沂州三皇廟記

天地惡乎始余無從而質也然考載籍有始伏羲者有始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者天皇氏兄弟十二地皇氏兄弟十一各萬有餘歲人皇氏兄弟九凡歴世一百五十其後相繼而皇者又十數為誕耶易大繫曰上古穴

居而野處言上古則前伏羲氏為有傳矣為非誕耶易曰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而伏羲因之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則伏羲之前又若未嘗有傳矣雖然聞諸康節邵雍凡物有形者終入於敝雖天地亦不能出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數推是而論豈伏羲之前天地亦嘗有弊邪夫天雖氣之積地既有敝天亦安能獨神哉嗚呼如其言信抑不知自有天地新而復敝既敝復新者凡幾矣苟由敝而新謂

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始焉可也苟由新而敝則以伏
羲氏神農氏黄帝氏為開天聖人者亦可也然吾夫子
繫易定書則斷自伏羲氏而下為始以前皆無所及嗚
呼聖人微意可見矣我國家列聖相繼以人文化天下
維昔世祖皇帝有詔若曰伏羲神農黄帝實人文之始
其令郡國立廟用示報本於是三皇之祀徧天下矣沂
州古瑯琊郡東趾淮海西犬牙鄒魯俗敦禮義有洙泗
遺風泰定元年二月都護府都事孫君天正出尹是州

翼日奠謁三皇顧瞻廟宇庳陋且圮惕然不安曰三聖人功若德萬世所咸賴其秩祀之隆粤有定制今若是責孰任歟先是臨沂縣違州治遠卒有事恒弗克集將徙其縣於州治之東而士民難之侯曰民可與樂成遂偕同官竟遷之即除其縣舊地改建三皇廟為殿三楹侑以兩廡雅麗中度稱厥神棲殿後講堂又五楹民不知勞而功畢於其年中八月落成之日士庶嘖嘖聚觀始利前日之遷矣闔州咸喜孫侯勇於善而恪於奉神

遂不遠數百里走其從事張吉來濟南以記文請恭惟三聖人之德天也孰弗被其甄陶而近代則以醫家者流宗之余嘗以為未盡焉或曰彼書有名本草者稱神農有名素問者稱黄帝以伏羲始卦故又以為卜筮者之祖若然則是以一事一能待聖人也殊不知三聖人功於後世者詎止此而已乎然雖相沿已久亦今長民者之不可不知也因記其成故余首及三聖人之所自而併以是說終焉孫君字夢符天正其名高唐人左右

是役者州則同知達實判官張淳縣則達嚕噶齊嘉琿尹王汾始而終之輟職專事者主簿左脯云

萊蕪縣三皇廟記

新天子嗣服之三年當泰定丙寅巢陵申楫由登州判官選授萊蕪尹既至以舍菜禮廟見伏羲氏神農氏黄帝氏三聖人祝曰畫卦造書以開神輿以類物情無始乎庖羲藝穡粒民味性諸藥無始乎神農制彼戎罷以夙不軌審氣論疾以壽元元無始乎黄帝維玆三聖厥

勛厥德覆載惟均凡形而人疇匪茁裔詎止業醫者所
宗祖揖何人斯叨尹于是敢不恪遵夫明詔誕敬神休
禮成降止於庭眂其前無門視左右無廡視四旁雖垣
而廟且廢過者一轉盻輒洞其全於是慼然為不懌將
謀增建以甫下車未遑也越明年善興奸弭遐謐邇寧
吏白無事遂以曩所欲建語其僚屬咸翕然響應願成
侯志其故所有而毀若講堂則仍而不易惟兩廡及門
屏缺焉未備者舉增築之榷輿其年之秋告竟明年致

雖窮徼極裔罔不承休服化弦誦聲相聞凡兹盛典皆曠代所不一際者至我朝則大備然而聖聖相承前後百有餘年魁人碩士裒然輩出其傳聖人道者乃惟覃懐許衡氏寥焉一人何邪葢嘗考夫許氏之學其所拳拳者小學四書未嘗以博洽稱焉未嘗以能文辭稱焉未嘗以多才藝稱焉其所守至簡其用力至省而其究乃傑然夐出一世之表而從祀於聖人何哉葢彼所以劇且勞卒不克蜺凡近者從事於技也此所以簡且省

顧日躋高明者從事於心也心焉者言行慥慥不弛於
冥不飭於顯窮達禍福一無所撓技焉者則忘己而役
於物外觀若美中實無所持故儒有君子有小人有為
己為人之不同者此也大哉我世祖之訓士不務實學
惟虛文是徇緩急其可倚嗚呼吾元所以享億萬世無
疆之休者其本於斯歟或曰若然則貢舉奚為設哉抑
聞三代取人以行徵諸王制可知后世取人以文徵諸
隋唐以來可知我朝則先德而後文明詔不曰浮華過

其來之有自云

棣州重脩夫子廟記

至治二年春二月戸部郎中晁顯拜朝列大夫棣州尹始上奠謁先聖先師既前諸生喟然曰聖人之道物無與大今廟制庳褊不度且歲久寖敝弗治將壓夫學宫政教攸本今若是何以聳民瞻仰起其敬心於是衆合詞曰曩亦病此由議多持異而止公今任是其孰敢二三他日語同官同官以叶下令屬邑屬邑胥應乃命州

士王敬道相其役敬道𦘕首入鈔為貫三萬六千二百五十其他以物輸者相繼恐後輿情既翕厥用裕如權輿其年冬十有二月訖工泰定原缺年三月神殿居中列峙兩廡前為門三舉飾以丹堊凡為楹五十有奇校厥始卜氣概相萬矣落成走書濟南以記文情甚辭再四伏惟夫子之道莫隆於今其祀之盛亦莫尚於今世祖皇帝復儒士興國學成武二宗作廟新城加大成封號仁宗皇帝㮣新貢制英宗克繩克守今天子肇闢講筵

和改元之春民弗知勞悉完以固落成命教諭吉明理走濟南請文養浩以識歲月伏惟我國家詔郡邑廟祀三皇設醫學其中以拯人之疾德至渥也惟民之生狗安狃逸烏能無疾林林而居惡能無訟然疾非良醫罔瘉訟非賢牧守罔以直茍綿疢以濟私蔓獄以牟利謂彼為良為賢吾未之信雖然醫之弗良猶可他求牧者非其人民將焉適民無從適不幾擠之死乎走也亦嘗尹縣于堂矣每惠推毫許而民之欣荷若山嶽弗勝始

則甚疑既而復有所感葢民習苛政未嘗靁循吏之化譬之久病熱者輙被冷風則已灑然莫喻其適非余恩之之深由彼虐之之極故也大抵時多貪者則清者易著為國為民者寖乏於世則忠者易章是雖可喜實為可憂嗚呼安得幅員州縣牧舉龔黄卓魯之埒毋使吾民悵焉惟賢其一二豈非士君子平昔志願哉因記是役及之斯亦救時弊拯民危之良藥石也申君字濟川其叔父從敬少而能官嘗為監察御史有聲覲今政可灼

實朕所不取於以見規摹宏遠而世祖貽厥燕翼者避矣於戲凡學於是者自今其一意踐履而本之以經術庶幾臣焉殫厥忠子焉殫厥孝毋俾覃懷許氏獨焯乎前是則區區者之所望

費縣重脩孔子廟記

費在春秋時為魯屬邑隱公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即其地也歷秦漢魏晉氏而下皆縣焉廟學興復見諸刻志者金皇統中嘗一葺焉入國朝肇至元迨元貞大德

閱又一再葺焉先師李舟軒師聖實為之記今且三紀周矣向之丹者漫滅堊者汚剥支者寎阤而覆者日就於壓前政數欲徹而一新揺於道傍之言率保殘守獘卒莫敢任厥後幸其無事以去泰定二年七月前某邑尹郝源來為是縣敬謁廟已慼其若是慨然遂以兹役為已任且曰莅官無定見雖小善不能為使所舉私人孰我從如其公彼何敢吾沮於是偕監縣六十八簿伊拉瑪丹等各捐俸有差其他聞風願助者相踵凡贅楮

鏹萬五千緡輿力既集工成不日為殿三楹前後柱皆易以石增崇其基而大其故制東西兩廡若門屏若齋室若文武堂靡不整飾規橅視昔什伯矣始泰定三年十一月訖工明年三月舍菜禮既成縣尹郝君謂僚佐維是廟學因仍歲久賴諸君贊予決有此輪奐夫古人有營必紀者葢所以告成功昜后來也茍無文以志俾嗣至者於何稽哉遂命教諭姜簡縣史崔某走齊南以記文請竊惟聖元之於儒教其隆尚崇用古無與倫姑

自唐宋以來言之彼取士之制大率不越貢舉一途外此雖有絶學異行則亦無級而進吾元貢舉之外其科目尤多有隱晦焉有茂異焉有歲貢焉有郡邑校官焉有館閣薦用焉有州縣路吏之辟焉大以成大小以成小於戲士生斯時何其幸之甚歟往年參議中書執政病士進大雜恐不足致實才適以開僥倖將令天下學者一歸科舉其餘所入咸壅塞焉僕謂古有之廣羅豪儁若然則不得謂之廣矣其議遂寢雖然抑嘗論之國

家之於斯文優至如此其至取士之路假之如此其寛然真才實學每不多見而浮華蠧政鬱於世務者所在旁午於以見國家未嘗負儒彼業儒者則有負於國矣嗚呼自今以始其務天理而心人文而躬㞐其積以需其庸毋離於中毋佞之從毋後義而首功如此庶不實悠悠之言於他日而人才輩出亦不患其不能移風易俗登斯世於三代之隆也郡君益都人字淵甫源其名累官外有聲覬其鋭意於學可灼其為政知所本云

長山縣廟學碑陰記

我元有國百餘年聖聖相承咸有文治大德十一年武宗皇帝嗣祚增封先聖大成至聖文宣王頒示天下御史言國朝崇秩斯文近古未有宜勒石列郡廟學以永休命丞相允其請長山縣為盤陽屬邑其監縣某尹某洎寮案相與駿奔供事既集乃走使京師謁余以識厥盛臣某伏惟吾夫子之德如天不可繪畫故薦紳之士每艱於言敢以國家興學育才者粗及一二世祖皇帝

統元之初首以單懷許文正公衡司鈞政府聖意若曰
儒貴踐履違本狥末匪朕攸庸當時學者翕然尚德恥
口耳習近年仁宗皇帝以唐宋科第華而不實革其舊
而新之具見明詔嗚呼前聖後聖所以推隆斯文者可
謂同條共貫矣抑不知諸生所學將務本歟將事浮末
歟且先正許衡在世祖朝以為博學則所業者不外小
學四書以為行不可及則所踐履不過人倫日用以為
雄文大筆則終身未嘗略及世儒詞章之習然而所以

獲從祀聖人者果何事耶諸生試以此求之則於國家立極化民之盛意庶無負矣觀者毋以區區之見為迂是所願

復龍祥觀施田記

走總卝數往來五龍潭聞故老言此唐朝國公秦瓊第遺址一夕雷雨潰而為淵有漁者善游見階圮皆玉石尚隱隱可數又有中酒卧水濵者夢朱衣延至門宫殿閎邃未及入而寤世神之不敢宇或謂潰而為淵者龍

嘗居焉是宜為道士觀祀五方之龍庶永鎮茲土罔有
後艱於是其里好事家乃鳩工庀材以構是觀於今殆
八十餘年矣凡水旱癘疫必禱既禱恒見應居民益神
之初民匠官張大使雅崇道教嘗一再葺師居徒館略
具且入田為畝七十俾衣食之旣請蓧光法師王某主
祠事六傳而至今嗣教劉志義其張氏子若孫以田直
倍前要而欲之交獄於官累數政不能决劉乃辭去延
祐乙卯濟南路總管達爾瑪上嗣教以聞侯曰父施之

子啟之若繼志何違父之命非孝挾貴以恳良善非仁
覬利而獲倖心非義有一於此皐所必及於是欲者讋
縮不敢出未幾侯改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使復騰口
實今榮禄大夫中書左丞許公時為憲使山東召路吏
詰曰汝去官折此兩家較然甚若何不署所折揆而使
齦齦不戢若是吏歸具顛末洎今許公悄署文若券者
二一留公所一授祠教者俾相傳為質由是事遂息其道
流若耆老數輩逬至義仍居之志義德二公不能忘將

樹石記其事乃走余求文焉竊謂天下事本易理私焉則底於難公厥心雖物叢前談笑頃可節觧而根揭且張氏之先所以葺祠宇不難於割田奉之者非名是圖抑實軫彼玄風不振恐久而寖淪於衰廢其嗣亦非見利而渝夙好或者恐其徒恃田所入弛於脩飾孤乃先尚賢好德之心於冥冥以是論之則彼此胥未足深訝也雖然權輿者非難受人惠而不負厥德尤難志義既復其田矣自今其益嚴操履潔身律衆上以為國祝釐

下以為一方之民祈無凶札毋俾悠悠之言致於後則善矣余因紀其事如此且擬騷作迎送神詞以貽道衆俾有事歌於壇埸之間以祀焉其詞曰

緊全齊之疆理兮莫吾土與比靈山崒雲以叢秀兮泉七十有餘名維乾隅存兹故宇兮云昔賢之攸營淼雷雨瀆而烟兮邈冈究其年齡神連蜷以燕處兮羌雲霧之晝冥崇厥構以俎豆兮尚利賴夫我氓既瓊瑶其階戺兮又若木以為楹凡有禱猶影響兮無寧謂其無形

也代真宰以施玄化兮雨暘時而歲用成也朝磅礴夫崑崙兮夕偃息於滄溟民於何而揭虔兮肆肖容於丹青蕙蒸椒槃感必格兮諒明德之惟馨麾風伯使啓路兮召屏翳偕降庭肅羣衛之森嚴兮旌纛撓乎日星厲鬼錯武無所兮何有彼賊與妖螟靈具醉而樂懌兮衆紛舞以輔行或篚幣以殿後兮或鑪香以前迎辞曰聖皇孔仁兮深澤溢於八紘有事必走羣望兮虞一物或失乎爾神之助實繁兮宜家敉而戶寧歷千年毋或瀆

今永於焉爲藩屏

歸田類稿卷四

歸田類稿卷五

元 張養浩 撰

記二

奉元路魯齋書院三先生祠堂記

皇上踐阼之五年詔轂榮禄大夫大都留守臣趙世延為平章政事行中書省四川公既上走書禮部尚書張某曰某向承匱西臺嘗請建魯齋許文正公書院翰林

學士承旨程鉅夫記其成重惟宋横渠先生張公及我
潛齋楊元復先生皆奉元家而魯齋雖非其鄉以嘗主
善安西路學遂于書院中合祠三先生于一室庶使前輩
典刑日遠日著又以奉元故為皇太后分地啟賜經籍
如干卷學田七十畝子其為我具文諸石某辭再三竊
惟三先生出處事業若或不同然其道未始不一要皆
平昔願學聖人者神宗初見横渠問以治道對曰為治
不法三代終苟道也觀此則先生所自任者可知宜其

卒與時相不合而去我朝魯齋許文正公衡其所陳於
世祖皇帝前者無非堯舜禹湯治天下大經大法三代
以降皆無所及其與橫渠先生所對若出一轍厥後力
辭執政出教國庠未幾竟以疾去而潛齋先生之于魯
齋則又且師且友者也其道合氣同相與維持人紀左
右斯文發明正學功于聖門均為不細大抵世非無儒
也而克繼道統者少人莫不學也力行其所得者難嗚
呼使後之用世者皆如三先生之正學不雜吾知雍熙

之俗有不難復雖然三先生之道雖不能盡行于時觀其著書立言窮探聖賢隱微言外之旨以詔後世以繩前人其視富貴一時者豈直相距霄壤此平章趙公所以肖像立祠率一方士子歲時瞻仰奉奠者其意豈不曰他時諸生達而在上則當視三先生之事君窮而在下則當視三先生之處已若乃于焉不務惟事虛文以為規取仕進之計是則三先生之罪人也故不敢不預為諸生告之

勑賜成都紫巖書院記

綿竹廣漢屬邑北違邑二十里為岷山之麓隆然復起者為紫雲巖宋南軒先生張宣公栻故居也餘皆蕪廢惟讀書堂遺址在焉今光禄大夫行四川省平章政事趙公世延察判雲南憲司時秩滿過蜀偕同官郝如淵將起其廢以為書院其讀書堂則沿之為祠以奉先生之像而未遑也後公為憲使四川復申其議所屬遂捐俸以先且曰里賢所居存今僅此不有以昭其遺烈公

論謂何於是若吏若士民欣助說從合力以相厥役乃
命邑尹任某首創先聖燕居堂及先生之祠功甫集公
改官西臺會四川儒學提舉彭叅嗣至而公拜御史中
丞縣縣馮若負未庚亟走書行省及為憲司者俾竟其
事而提舉彭叅乃身任之經始於延祐丙辰秋濆成于
戊午之春地以畝計者二十屋以楹計者二百有竒齋
序堂室庫庾庖湢凡學所需靡不具其先聖燕居堂配
以顏曾思孟西向列坐應圖合禮其制度精詳規橅宏

敞皆蜀所未有臺臣圖之以聞詔賜額曰紫巖書院公喜其完過以語僕併命記之向以掾屬嘗佐公于臺省詛若巨辭於戲夫事固有世所通忽識者不敢後人謂不切大賢君子謂與世教有所關是殆難與固於淺近者言也蓋自聖人道微士多忘己所守以規榮寵以趨時好所以浮學日熾正教日寘而真儒之用遂不復見于世逮宋周程諸公起向之鬱者以白棼者以理迷者知所歸又傳而至晦菴朱文公熹東萊呂太史祖謙及

是邑南軒先生則斯文益章而聖賢絶學始有以繩其
前矣按先生履歷詳見宋史大抵公之教人則使先明
義利蓋義利堯桀所從分於焉灼然則聖門可迹矣其
立朝則慕諸葛武侯之大公無我蓋其時國事方殷時
相素無恢復天下才故公每慨然於此則其平昔自任
可知已夫甘棠由召伯所憩人猶不忍翦敗矧鄉先生
所嘗含休育德之所烏可不為增飾也哉大抵物之隱
顯有時其成也有俟是學也微先生之居則不與先生

之居徽平章趙公之力則不能復趙公之力徽國家崇尚斯文則亦不能致彼如是之懿然則事之相契豈偶然哉雖然走齊雍也自筮仕紀其行半天下獨于全蜀雖聞其山川人物之勝恒以未獲一寓目為恨顧今乃獲託名大賢書院中則又公之波及我者也公字子敬累任臺閣有聲觀其孜孜于學則餘者可概見云

重修會波樓記

吾鄉山水之勝名天下代之談佳麗者多以江左為稱

首疇嘗游焉南方之山大槪肖其風土沉雄渾𡋯者少穠鮮清婉靚莊雅服之比道路相望惟吾鄉則兼而有之其曰歷山者迤嵐突翠虎逐龍從南榩岱宗東屬于海華鵲兩峯屹然劒列削拔無所附麗衆山皆若相率拱秀而君之大明湖則滙碧城郭間涵光倒景物無遁形自遠而視則華鵲又若據上游而都其勝者至於四時之變與夫陰霽早莫水行陸走隨遇出奇凡可以排閲宣鬱使人蛻凡近心髙明可喜可愕可詩可觴可圖

者靡一不具其基城北水門翹然而屋者為會波樓蓋濟南形勝惟登茲樓可得其全焉縣吾鄉多名泉泉流至此而合故以名之往年官轉運者嘗一增葺今國子司業張先生臨為記其成距茲殆三紀周矣泰定改元秋雨甚城少圮樓亦挈挈入于壞舟者仰視縮頸連舞擢過之怖其見壓於是司憲諸公以語監郡都侯侯曰是不難遂割己俸鳩工式新厥構不華侈是尚惟固是圖未浹月潰成民弗知勞倏還舊觀一日邀余落之酒半

余指衆山謂客曰有天地則有是山其閱變故多矣葢代有興替山則亘今古而自如惟人也有生有卒雖曰最靈且貴要之反有不逮物之榮悴循環者况能山之久乎故凡登眺者無論先後彼此往往燕樂甫洽而感慨踵至此無他葢有見乎是也雖然人而苟欲與山並存抑亦有不難者前輩謂死而不朽是謂之壽臣焉以舉夔稷契為心子焉以舜之事親為法儒焉以顔孟伊洛諸公自期若然則其形雖不壽于山而令聞長世亦

足與山無窮矣又何感慨之有哉於是都侯矍然興灑然喜引盃相屬曰公之此言非直詠景述事又足廉頑立懦振聳人之善心殆不可使無傳焉遂書以貽之都侯國人名某莅官廉慎由世為都達嚕噶齊濟南故以官氏云

警宵樓記

堂漢陳午所侯邑午尚武帝姑竇后女封館陶公主與堂薛壤由漢而下皆縣焉或謂堂故隸毛州毛廢隸博今

東昌是邑皇元有天下若州若縣差以上中下而以堂
為中然户羡事殷比他縣為劇大德己巳春余由堂掾
出尹是邑剔蠹嫥莠閲半載民乃帖然他日勸農會通
鎮長老遮馬言兹鎮介二漕渠曰臨清曰會通實朔南
轉輸喉咽處民盈四千有奇違邑治百里遠豪猾宵聚
不逞隨發隨逸弗懲將熾於是檄所屬捕盜官議僉謂
戒夜莫嚴更漏然非樓無以溥其聞向也亦嘗及之第
卜未定今其材具在遂胥地會通渠北為樓兩楹二向

廣文崇倍令集賢大學士張孔孫扁其額曰警宵且走書請記走也承匱邑長誼難他辭切惟官無卑循其分足以忠國事無小袪其弊足以惠人夫夜士夜禁在周官已有之雖近代亦有以更漏分明覘政得人者是殆不可蔑為末務也且恒人之情多牿於昭昭弛於𡨋𡨋覬隙則欲生慎防則勢沮彼徒知白日攫金為可禦殊不知奸宄之生暮夜者為尤甚焉噫自道湮俗潰有司不知為民遠罪惟密其網待之所以習尚日偷赭衣載

路非民利災樂禍彼牧者盖有以使然也嘗試徵諸父母之育其子惟其愛之誠故億無不中教之至故慮無不周若乃一切不恤而惟刑楚之臨將見子日以離而鞠育之恩隳矣今觀捕盜官史周二君此舉其有見於兹歟志有之天下之善不必已出故余訢然贊其成并述其事若此

甘肅行省創建來遠樓記

維昔聖人之有天下畫九州規五服惟內是理而外之

庭與否弗校也肇嬴秦反古自帝欲籠有八荒于是耀
武邊陲者殆無虗歲迨漢興武帝尤勤遠略臣下旣弗
克正又吹波揚瀾以侈厥欲若唐蒙張騫司馬相如輩
植功一時而蔓禍千載下魏晉隋唐爲尤甚於戲已之
未盡惟人不禮不恭之讓邇之未悅惟遠不王不臣之
攻以是持心宜夫怨構兵筝厲無有紀極也我國家體
乾御極奄奠方夏古所未賓罔弗率俾或有所梗亦未
甞威加力刼聽其殄然後舉之故深仁宏澤上昭天下

漏泉傍洽四逺惟是甘肅實漢通西域時曰張掖酒泉郡地往年朝廷以密邇邊鄙詔闢行省塡之為省者率狃故習常選耎弗力于治大德丙午秋仲改浙西道肅政廉訪使陳公彥卿叅兹省政鏟槩澣汙化孚威振餌無慾序而軍實裕如政隙又偕辯章某官洎僚佐出公府羨財如干樓于城東門上凡五楹閎壯崇麗卓冠一方中懸金革以節昬昕以肅列鎮瞻聽權輿至大改元之春僝功其年十月因上計吏徵名翰林學士承㫖

姚公燧乃俾昭文館大學士李溥光筆曰來遠且命太子文學張㮣記其故㮣辭不允竊惟張掖距京師為里數千民錯居其間者種復非一其隸省州郡大牙相龐劇者以十數地邈俗悍刹駙病逆綏御小有失易揺以離使他人相之必將畏難憚遠不一日留走閫俟自下車閲兩寒暑凡可以裨國若民如興學賓士贊邊最吏柖懐携遠者靡朝以夕晝瘁亡倦其建是樓不惟章聖天子同仁一視神武不殺之懿抑令彼反側子聞之將

不煩申諭葦琛駿奔惟恐来格之後矣然則斯樓之建更漏云乎哉侯名英彦卿其字嘗奉使采訪江西奏課最諸道云

安西府咸寧縣創建霸橋記

霸橋者堂邑民劉斌所修而圖之者臣下歸美之義也初斌業輪輿嘗遊關中還偕二客道霸上水卒至一死於溺一幾殆而斌獨先濟因叩天自誓吾不橋霸者如此水至語其家無不仁其心難其事斌曰吾不死何難爲

乃辭親廬覇上以所業易材于人人誼其為皆倍酬之不給又募工采諸秦隴諸山遂于故蹟少西七十舉武釃渠以殺湍悍夷阻以端地形下鋭木地中而席石其上然後累石角起髙仞餘若門而圓其額俗謂矼者一十有九先嘗為九矼水来不能制至是始益其十矼廣二丈其隙則錮以銅鐵經軌三途中備輦路欄檻柱礎玉立掖分柱琢一狻猊于上合柱凡五百六十橋兩端虞其峻甚又甃石各八十尺礲甓琱餙彈及諸巧衺四

十丈廣如干崇如廣而省三丈隆然卧波若修蝀下飲過者莫不駭異嗟訝以為永世無窮之利至元三年肇功潰成于二十五年石以卑計者五千有竒木以株計者二萬五千灰以石計者千有五百銅鐵以斤計者五千二百五十始卒縻楮幣十萬緡輸輿之酬不列也先是平章賽音迪延齊行省陝西謂僚佐曰橋梁不修乃有司責令遠方之人来倡斯役坐視不為一應民將謂何遂捐楮幣千緡調丁力二百佐之會行省廉嗣至者

詭揺以言蓂其中蝦而弑不懈益虔未幾流聲朝廷驛召弑圖上其制且問所需洎興創之由入對大稱旨凡有所請皆報可尋詔近臣伯勝驛送楮幣二萬五千五百緡皇子安西王始聞弑役賜楮幣五千緡合前後賜凡三萬五百後訖功弑報京師且為近侍言安西始割隷潛邸實聖上疇昔九旒所經之地前代有天下者若周若秦若漢唐皆嘗都焉地腴户羨非他郡比橋必稱是為宜令幸告成繫國家之力弑何有焉乞文諸石以

詔悠久近侍以聞上曰此斌功也乃勅尚書省下翰林
國史院為辭臣某忝當執筆謹按霸水出藍田谷在京
兆三十里古為滋水周太公望所嘗漁者秦穆始改今
稱其水西北流道銅公水經二谷合渥及荆而北會滻
水入於渭橫絶秦雍要途遠天連雨濟者多水死而斌
實嘗躬其害者嗚呼向使斌不至霸水之險國家不知
斌矢心之誠則斯橋獲成者能幾不避其難而決于必
創所以跋涉三千餘里不為遠綿歷二十五年不為遲

利貽後之人不為功見褒九重而無一毫覬覦榮寵意

人弑若者詎多得哉竊嘗又考夫自昔帝王之靖天下

文納猷謀武輸威略英魁豪異所至景從微而賈豎芻

蕘苟有所挾亦莫不奔走而願為之盡蓋天之所興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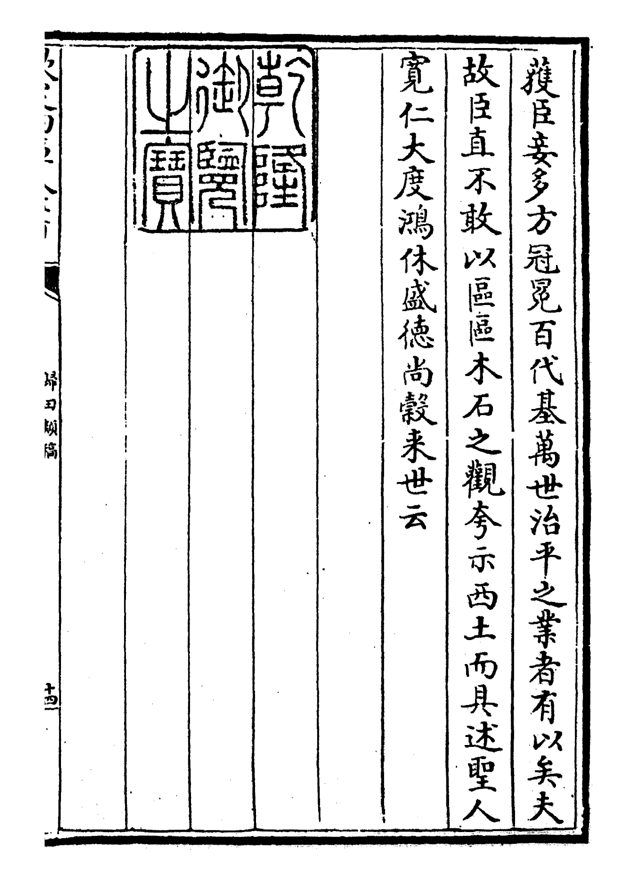
必從之理勢固然有不待威脅利誘者我國家集天景

命奮迹朔方神應人叶明良胥會内焉若是田野可知

周詩所謂中林武夫莫不好德者以弑楲之誠不多讓

雖然一橋梁之功其成與否固不足輕重昭代所可書

者野人有澤世利民之志朝廷無沮善娟功之嫌下歸美于上上推功于下其忠厚雍遜之風藹然殿廷之間而汪濊乎仁壽之域雖曠千百載猶足使人奮激興起其為勸善庸有既乎視夫季世之君不能示之以廣至與臣下角功爭能者豈直雲泥霄壤哉夫斌以草澤匹夫挈寸能自效聖天子猶遇眿如此剖符䟽爵為國家樹大勲建大事者乎葢嘗迹是以思吾元所以有天下者仁以裕民誠以孚下善焉即録用罪焉即誅夷其



獲臣妾多方冠冕百代基萬世治平之業者有以矣夫

故臣直不敢以區區木石之觀夸示西土而具述聖人

寬仁大度鴻休盛德尚穀來世云

歸田類稿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歸田類稿卷十六至十

詳校官中書臣孫　溶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　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陸　湘

謄錄監生臣　葉大奇

歸田類稿卷六

元 張養浩 撰

記三

龍洞山記

歷下多名山水龍洞為尤勝洞距城東南三十里舊名禹登山按九域志禹治水至其上故云中有潭時出雲氣旱禱輒雨勝國嘗封其神曰靈惠公其前層峯雲矗

曰錦屏曰獨秀曰三秀釋家者流居之由錦屏抵佛刹山嶢巖環合飛鳥劣及其半即山有龕屋深廣可容十數人周鐫佛像甚夥世兵逃亂者多比焉依然上下有二穴下者居傍可逶迤東出其曰龍洞即此穴也望之窅然竊欲偕同來數人入覿或曰是中極闇非燭不能往即遣僕燃束芰前導初焉若高濶可步未幾俯首焉未幾磬折焉又未幾膝行焉又未幾則蒲伏焉又未幾則全體覆地蛇進焉會所導火滅烟鬱勃滿洞中欲退

身不容引進則其前愈惬且重以烟遂械吻抑鼻潜息心駭亂恐甚自謂命當盡死此不復出矣余强呼使疾進衆以烟故無有出聲應者心尤恐然余適居前倏得微明意其穴竟於是極力奮身若魚縱焉者始獲脫然以出如是僅里所既會有泣者恚者詬者相譏笑者頓足悔者提肩喘者喜幸生手其額者免冠科首具陳其狼狽狀者惟導者一人年稚形瘠小先出若無所苦見衆皆病亦陽懾為殆其讌於外者即舉酒酌穴者人二

杯雖雅不酒必使之釂名曰定心飲余因默憶昔韓文公登華山窮絶頂梗不能返號咷連日聞者為白縣吏遂遣人下之嘗疑許事未必有由今觀之則韓文公之號為非妄矣嗚呼不登高不臨深前聖之訓較然而吾輩為細娛使父母遺體幾同壓溺不弔其為戒詎止切身不可忘竊虞嗣至者或不知誤及此故紀其事以告焉游洞中者七某官某洞之外坐而宴飲者四某官某凡十有一人時延祐龍集丁巳八月也

游紫金山記

紫金山在雲莊西三里而近平地隆起不峻而孤石蒼翠可挹周環僅二畝許林樹蔚然主人劉氏嘗亭其上廢久不能復土人稱劉氏為狀元蓋金末進士也余生後不及識之其子有字器之者疇嘗游焉魁梧有才氣未五旬卒用是劉氏遂無人聞以貧故欲貨之或謂是山距雲莊甚邇子盍市諸竊惟器之余故人也且家世儒又嘗有名士今而陵替政使得之時登眺焉未必樂

也恒人慮不能遠覩人美田宅園圃窮百計欲規有之甫得而又為他人有者比比是昔范文正公將致政老洛陽子弟勸市田為菟裘文正不懌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第哉且洛中好事家孰無園池余時造焉必不我拒顧與已居奚異詎必有諸已然後為適哉嗚呼余嘗三復文正之言則凡荒躭宴游屑屑居止者亦宜知所警矣大抵士之處世誠能一切無欲則天下之善何患不叢乎吾身所以文正公忠貫日月功銘

咼燮百世而下使人聞其風爲歛袵者良由外物不能搖其心也因游此及之庶使劉氏之山永不爲他人所有而走也亦自今知所勉同來者清江諭仁本子引姪孫止也僮一與余凡五人云

標山記

綽然亭西四三里有雙山曰標各廣四十畝童無樹林東西並峙皆青石叠矗勢陂陀可步而上按輿圖經無其名蓋土人以旁無他山惟此若標可望故以名之其

居東者上有洞如屋可避風雨泰定甲子三月命童擕酒殽偕館客清江諭仁本登焉始小有勞既戾其上神超氣逸身欲羽飛環視衆山手若可即其聯巖屬巘盛於東南而徹殺於西北諸支流之水縈絡交碧練横繩引析而復合蓋郊外可登眺者莫此勝焉嘗欲構亭其上時杖履往來以豁心目因仍未暇既而坐洞屋中出觴更酌詠古人閒適之詩如陶謝韋柳者數篇其清歡雅思悠悠而集若世若形兩忘其所恃加以烟嵐坌湧

相與冥合窅乎不知余之為山而山之為余也於是仁本舉酒相屬曰樂矣哉公之遊乎殆不可以無記遂書而貽之

李平章還山亭記

辯章秦國公早以儒術事皇上潛邸從行中外且二十年格論嘉猷所以開廣天聰封植國本陰毗治道以棐以迪者靡遺餘力皇慶改元上以耆望舊學旣相之省又公而國諸秦未幾又承旨翰林不再年授一品之職

者三其睿眷隆洽有國儒臣鮮有儷者公自以布衣致此懼弗克任數請致政休居上弗為允遂於上黨先塋距數百舉武某山之陽構亭曰還山志其退也或曰士方窮處其志未嘗不欲用世今秦國公天子大臣兩定內難不可謂道不行軍國重務奏無不允不可謂言不聽夫人臣亟于退者不越遠讒避禍二焉耳矣葢讒不必遠當正身率物使讒言無隙之入為可法禍不必避當殫誠為國使禍患不自我作為可師允能是則廟堂

之高與山林之邃也奚其異僕曰是言也固臣子律己之上策然聞之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善作者不必善成所以自古明哲之士審幾隆盛而戒進於滿盈初非藉以自全葢陰陽消長物理人事之自然者也嘗見史籍所載勲高位重者國家一旦顧遇少不及悻悻其色辭彼不自訟夫己之昧於去就乃横生怨望卒之罹凶逢殆使君臣之間胥失不能善厥終者何可枚數况一治一亂固由人事究其本言之要亦有數存乎其間

聖人不語及者蓋恐國家有所倚而不力于治理故也彼曰吾留則治吾去則亂又曰容有少俟皆燭理不明信道不篤自治不勇有所牽冒戀嫪而然復有一蹴仕途求田問舍絶口不及人或勸之非惟力拒又從而銜入骨髓嗚呼其樂然受之而踐之者幾何人哉甞謂山林之樂造物甚靳而不輕以畀人茍非其人雖見留于暫終必假軒裳以去之以是知鍾山之英草堂之靈必福德俱盛者可以鎮服于是或者造然失容曰有是哉

吾亦從此反躬求吾税駕之所矣會公命記還山亭故概括其言而書之以獻

濟南安氏家傳朝服記

吾鄉貴族顯室甚衆然率不過一傳再傳遂衰替如編氓者比比有之大抵積德深者其享世也遠積德淺者其享世也近謂天不可必者然乎哉或曰跖何積而延回何拂而促非天不可必歟嗚呼葢不知善焉而慶者理之常惡焉而禍不及者偶然耳故君子以跖之年為

幸回之不年為不幸則天地之昭昭者可見矣今夫農者之於稼人力至焉地利盡焉則所獲必多耕以鹵莽而耘以鹵莽則所獲必少雖然良農惟知盡力士君子惟知脩己至於豐歉禎咎則有所不屑屑焉人而知此則其為善之心定矣余隣居有安氏者其曾祖曰圭三子曰伸曰僖曰佀伸子惟湛僖子惟洪佀子惟演湛子景良洪子景賢或中或外皆有禄焉若緋若紫若青一門而三等之服皆備嗚呼非其先世陰騭有素克重光

累徽騈榮聯秀爾耶一日景良過余曰我先大父嘗以緋傳先伯父伯父傳兄景范景范今傳於僕一朝服而父子兄弟三世四傳亦今所不多見也幸子一言紀之用勗我后人余識安氏祖子孫凡三世因謂昔唐魏鄭公笏傳子若孫史冊書之迄今赫赫若前日事今君所傳殆類是歟雖然夫能世其物者不若能世其德世其物則有時而究世其德則滋久滋著矣吾聞令先祖襟度坦夷博涉多通喜交天下名士甫岀五十即致政家居以

琴書自樂在鄉里祥容輭語惟恐傷人人百負之一無所校大抵媿心之行過分之榮非義之富平生舉未始有位不滿德美必酬焉宜夫流澤子孫冠裳奕葉繼繼繩繩不一再而止也景良誠因先世之服懋修乃德俾後之嗣者又能以景良之心為心雖十世百世其前人之芳可必不墜詎止章服之華而已哉於是景良憮然曰公之此言僕當世守之遂書以為安氏家傳朝服記

范德機寓田記

人多不能隱而德機鋭於隱顧無田以為歸天下事若此者多矣豈德機與余終於胥失耶雖然夫田土為物實傳世不可人力錮者其或有焉不能守守焉不能恒矣而旱溢以戹之螟螣以痒之劇族豪隣侵牟之則其為擾反不若無有之愈然則為德機計者將柰何哉德機其以博厚為田高明為廬仁以為山智以為水種以義理而穫以道德將居之食之無不窮極厭足雖使子若孫永世守之亦無戹痒侵牟之患則其為業不既

安且久乎於是德機憮然曰吾不貧矣遂為書之以滿其所欲云

靜齋記

高唐商澤民氏余識之三十年矣嘗守庠濟南居相比游相從又相善也後余仕京師契濶不相聞者甚久至治改元余退居鵲華山中君自新章來見命酒道故舊為樂甚洽閒謂余家有書室扁曰靜齋往嘗託公為記未及筆而别今閑處敢請為我卒記之余亦忘其嘗託

與否以早相友今髪各種種遂述所嘗躬歷者以告焉
初余之退處于此也杜門距躍燕坐一室平昔一切之
慮漠焉其風休廓焉其雲散寂寂焉木反其根也泯泯
焉蟄埋其封也當是時不知天地爲吾室耶吾室爲天
地耶萬物爲吾體耶吾體爲萬物耶其靜其動雖吾亦
不能自測其端倪往者又嘗爲三釜之養從仕京師四
方豪傑川匯而林立相與釃酒賦詩抵掌談天下事又
以王命北走燕南走吴越風於飡雨於宿波浪於舟崇

罔峻阪於騎虎狼之虞盜賊之警傳舍郵亭之荒寂不知凡幾涉幾歷矣當是時也其動其靜雖吾亦不能自測其朕兆雖然由今言之處而閑居其體若靜而有動在焉出而從仕其體若動而有靜在焉是知動靜之機初不可以二殊觀亦不可以一致得地若靜也而氣實轉之山若靜也而氣實通之戶樞雖動而未嘗易車輪雖動而未嘗移是知靜者動之本而動者靜之基也於是君舉酒謝曰易有之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豈是之

謂乎余曰子旣得之何以記爲必欲記無大此者遂書以貽之

雲莊記

余性雅嗜山水向欲於仕弗克如志謝政來日與之處凡七年無厭意葢吾鄉多名山泉靈異者尤夥違治城西北十數里爲先塋其西百舉武爲別業第宅一區始皆茅茨且偪近年侈而易之以瓦水陸田爲畒且五百吾祖至養浩相傳凡三世矣第前有林甚茂皆先祖手

植迨今將百餘年樹多梨杏桃柿交枝合蔭盛夏亦奥然無暑意負林為亭面亭激流為池實以荷芰環以叢篁垂柳檜栢花卉之植所謂名山靈泉者或獻嵐貢翠於几席之下或岐流合派經緯乎畎畝之中王維輞川殆伯仲埒池取其芳名曰雲錦野取其幽名曰雲莊林取其潔名曰雲香亭取其閑適名曰綽然中林植石一株兩峯隆起堪竇虧蔽遠視若無俯而臨之上下無不洞徹惟西一峯則顯其竅甚因名掛月厥形大較類巨

人元夫岸焉危坐而主之者嘗得鶴二豢之既久習人不懾往來飲啄或翔或眠或立或曲頸理羽與林泉花石相暎巧史有不能繪當其戛然而鳴聲動寥廓牛童輩擬而和之若相應答聞之令人神形飄灑不待目崑邱蹥蓬萊已彷彿其羽化矣於戲夫田園之勝世非無有也第人往往慕之而不能遂遂而不能完完而不能享享而不樂樂而不能久久而不能形諸文形諸文而不能曲盡其所以樂今夫農者漁者樵牧者非不日親

山水也問厥趣則瞪目不能語惟得人焉而居之則澗喜林歡骨有輝而交相益矣彼僕僕塵埃間虞鞭笞憂責任聞清談則朶頤覩高蹤則汗背此慕焉不能遂也投紱而歸以宅則無廬以稼則無土以遊觀則無園池以出入則無子孫此遂而不能完者也家溢於貨齷齪洪認惟己之需威脅勢軋則施無不辭一客過門縮首止避此完焉不能享者也蚊轟而集烏合而歛管絃聾其耳優伎狂其心與景慚然畧無所預此享而不能樂

者也曰薄崦嵫衰與疾會始營菟裘放情邱壑笑焉而容不伸歌焉而聲不副此樂而不能久者也康寧壽考鬱於典墳畀於詞翰時有所述雲扞物格舉不受制此久而不能形於文者也其或斐然而成言不中度音不中節得彼失此心手不相隨此文而不能曲盡其所以樂者也今余也為未遂甫半百而休居為未完子孫田園靡一之或缺為不能享宴無虛設而客無虛歸為不能樂樽酒琴書行與偕而坐與之偶為不能久肇釋重

負巖居川覩者殆十年于茲為不能文風雲月露晨吟夕詠靡不括奇納秀於囊篋為不能曲盡其所以樂意之所得物之所感目之所及筆之所向亦足以發焉而無餘蘊嗚呼田園也第宅也子孫也名也年也言也他人求其一而獲者皆於余而具之是知造物之福於我者可謂完矣夫膺其物而不知君子謂之不祥信如其言而走也何敢不干萬荷故記之

翠陰亭記

違歷城西北十數里有山曰標若二而一皆亂石叢矗危立道左其背有水西流民橋于上踰橋而東不里許余别墅在焉由城中來者面華鵲兩峯而與東南諸山相背由村而城者面東南諸山華鵲兩峯若相踵大抵左右前後或斷或續無適而不山伍余愛其勝遂臨墅起亭曰翠隂以余退閑無官守言責故又名綽然前引流為池中植石一株曰玉雲峯環以荷芰岸樹倒影池水益緑當其雨之霽而日之夕也雲與山若相娛嬉往

來出没錦翠間愈變而愈奇客至即盤果于林筌魚于淵或飲或饌或游歷詠歌以窮厥勝人既歡洽物亦隨適家有蒼白二鶴山椒水涯必與俱往其他鷗鷺鱗甲之屬亦莫不雍容閒雅飛泳自如吾墅之趣大較若此嗚呼人之處世其去就無越山林朝市二途出乎彼入乎此其出也非苟利已其處也非苟潔身要之各適於義為無歉况余自筮仕來凡為年三十有餘矣譬之久籠之禽困駕之馬一旦翔雲霄而縱郊牧則其快心適

意為何如而或者乃謂余年未老而閒為太早計嗚呼知止知足栖遲物外者古之人皆然尚何年齒衰壯之計哉因記是亭及之庶俾過吾墅者知余閒之所以云

處士庵記

余既構綽然亭於鵲華之雲莊以其羨材為庵於亭東偏狹苫而土垣之弦誦之隙偃息其中久而不得其名或請名藏拙或請名樂閒或請名休影皆未當余意乃自署曰處士或者哂曰甚矣哉子之夸也弱冠出仕華

要之津清顯之途靡不周踐宦成心怠挾策而歸喘猶未定輒以處士自高所謂得隴望蜀腰錢騎鶴者信如人之言矣走曰以迹觀余曰仕或可以心觀余則余固未嘗仕也何以言之走也性迂才拙自幼知其不能諂俗加以内無城府樞機不密謂人之心一皆己若餌焉而輒欣鼓焉而輒奮善人與處猶或見容一值奸黠敗不旋踵由是心嘗語口他日學問充足當超居物外為一代高士亦足奉歡吾親增輝閭里不虞所業未竟迫

於嚴命規進京師遺子公之書上光範之牘延顧所期萬分不克一遂包羞蒙辱隨衆而趍積以年勞始有今日是豈余之所願哉昔毛義為區區功曹喜形於色及親之没累聘不赴嗚呼使義不幸早世則終身為鄙猥人矣况余之仕也年甫踰冠以今觀彼二十歲人猶童子也昔魯昭公年數十九而童心未除今之既冠者非童而何幸而天相其育奉命朝夕無所顛躓迹雖朝市而心未嘗不在乎山林所謂避世金馬門者不獨前人

為善矣人謂其進自則以為退焉人謂其顯自則以為晦焉人謂其信自則以為詘焉其若如是亦謂之仕可乎夫古人於仕大則匡時翊國小則效一官一職故有為世仕者為貧仕者為親仕者為世仕者蓋通才全德其勢不容不進韓子所謂畏天命而悲人窮其為貧而仕者力有不及勢有未免孟子所謂辭尊居卑禄以代耕要非其獲已也不獲已則才必有所不展志必有所不白時必有所不知期夫志易塞而不浮於食斯得之

矣雖然使余仰無所累誠用於時其所自效雖未能越一世而儕古人至於恢弘治本參贊政機秉義蹈忠與時流並轅則亦不敢後於人矣惟其失之彼故得之此焉失之主故得之於親焉失之人故得之於己焉余故曰以心觀余則固未嘗仕者此也且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其有褒貶往往不迹之究而惟原其心之何如釋者謂春秋有誅心之法考其書可見今子不本余衷而拘拘焉缺缺焉求我於形迹之末固無訝其見譙且哂

也於是或者俛首蹴踖而退遂述其言為處士庵記

歸田類稿卷六

歸田類稿卷七

元　張養浩　撰

傳

驛卒佟鎖住傳

閒歲京師編民男女之未年者因事而出多為奸民所攘匿或女脅為婢子壓為奴不然則載之遐徼殊域若遼海若朔漠易羊馬牛駝以規贏入幸而敗者常少不

幸而轉市互鬻使其父子昆弟妻女死生不聞者比比有焉嗚呼輦轂之下習俗若此豈不為大異事哉延祐丁巳春余以公糴舘興和者凡再月驛卒有佟鎖住為余言本江西泰和人七歲時與羣兒戲里中為過騎掠之而北凡渡水三逾嶺不知其幾而至興和騎者因飲於市遂命我給事其家酤者一目眇劉姓時固知貨我於彼以幸見留即不辨居數月眇者令我隨馳驅者數人徵所負行二日無所得第云所居尚遠至則畀汝還

意眇者又陰貨我闆土俗奴亡而獲者必鉗而黥之用是佯以去故事新為喜所過皆頼山無城郭居民少陰即風雪不可前人以孳畜多寡為富貧所衣皆皮毳所食唯酮及截無菽粟幣帛以氊為屋狀而居主人以察罕名我且授皮衣一襲羊二千餘頭命服而牧之且戒曰羊有瘠者傷者逸者無故物故者必汝撻距舄地二十里每出必負餱約他牧皆行不然則迷不能返羊合萬餘他畜稱是升高而望彌川亘野若雲霞四數羣皆

淆馬不能別甚憂且恐他牧曰汝勿怖歸則自相友矣及暮果然乃復喜聞同牧者十數輩皆中國良家子為奸民所販至此因自思違鄉井去父母親戚陸沉殊域奴庸於人非我獨也自是始少安焉一日吾羊寢山麓有牛百餘自絕頂奔飲於溪羊不及避而蹦死十數意其不免遂委裘於山以疑追者決意亡去時年十有六矣頗健於行始日百里數日二百或三百惟南其嚮飢則嚙野葱水飲夜則視穹廬有燈火者往宿焉有問則

以蕃言答之故無所疑訝者會值使者具詰所從來遂跪語其故意若見憐乃輟一騎乘我始復至此因走白官郎論眇者以法而隸我於驛中今年餘於此矣余聞惻然曰我將復若閭里與汝父母兄弟相見何如乃叩頭泣曰固所願也即令有司移文榜近給衣糧護送其鄉於戲天下似此者何限庸能盡使遇余若此子耶盖聞古者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各設長胥師正等使之相疇相保蓋所

以識奸民而防不虞也故力正矯誣者禁焉橫行徑踰者禁焉淫怠奇衺者禁焉行作不將不物者禁焉况保息之制六而慈幼居其一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司民氏掌之以恤孤終於斯時也使有奸民亦無竄其手故下之所以事上者靡微不綦此無他保之不失其所而已矣又聞古者國有饑民則人主不飧有凍民則人主不裘受計報登則人主親拜其視民之重如此由秦毀先王之制官與民判焉不相預甚則聽其自生自死自

强自弱自仁自鄙自壽自夭名置侯牧實與無均又藉以為侵牟奉已之資者總總也嗚呼欲其父子相安昆弟親戚閭里相愛盡力以事其上得乎夫京師天下之本此焉若是逖遠可知伏自聖天子肇臨四海仁萬物如天慈吾民不翅其子是惟不知知則必詔有司以嚴其禁故余為傳其事併及古者安民之法庶使當路者得以上聞或於治理有裨萬一焉

節婦柳氏傳

節婦柳氏昔户部主事趙君子開之繼室也世為燕郡人父賔叔嘗尹博平寓京師有年時翰林侍讀學士西皋趙公之子野為户部主事亡伉儷久未有繼或謂柳氏女可其父以西皋耆儒子又朝廷知名士聞媒介及之即諾焉不辭納采已西皋寢疾其父命柳氏視湯液未幾西皋卒其孤野護喪歸殯長清既殯而子開亦寢疾亟遣人如京師迎柳氏歸半途以訃聞至為服哭盡哀將廬墓側親族不可遂喪於家頃之其兄從京師來

欲召歸使再嫁其族恐將敓之柳曰是在我奚恐為於是其兄見曰吾不忍汝寡將圖汝安汝如我違是汝自取凍餓也柳曰業已歸趙氏雖未及合巹夫婦之禮已定且凍餓與否是蓋有命豈再嫁再醮所能免耶兄灼其不可敓而去閒數月偕其弟復來柳氏辭益峻至閉戶與之語逾年其父卒繼而母亦卒其兄即以計召柳氏來會葬欲因留不遣柳氏泫然泣曰人莫親父母妾既不幸望門而夫歿萬一由此不克反是重妾不幸也況我婦人且

寡禮無外事無乃爲位哭之遂不往日率僮婢緝生理
雖隣婦里嫗亦不以接夙感氣疾每發即呻吟連日閭
家不忍聞欲謁醫治之榔曰妾聞婦人寡者爲未亡人
我年二十六歸趙氏今且半百天若我憐得死此疾實
莫大幸奚醫爲此蓋子開前妻兄陳公約爲余所言者
嗚呼肇自道湮俗潰倫理日微臣弗知所以臣婦弗知
所以婦其面合心離生從死背者比比皆是一有毅然
秉忠執義矯矯不可奪若其爲薄俗之勸不既多乎且

臣之狥其君者以嘗服其事也妻之狥其夫者以嘗偶其體也今栁氏與其夫言未嘗相接也面未嘗相見也患難未嘗同而恩惠未嘗及也然則狥夫之志果何從生哉葢天壤間所以洞金石格鬼神者無他信義而已矣知信義為重則凡天下之物舉不能揺其心否雖一語之甘一惠之利亦必從而靡矣嗚呼是道也慧男子有所不逮曾謂婦人能爾耶大抵受其幣即不敢有其身不必恩惠及也入其門則不敢辭其難不必言語託

也自古以忠誼禄世者其處心大率如此所以歷世愈久而人之仰之北斗其高而泰山其峻也河漢無極而日星之永輝也彼剖心拆肝誓生死無他適一旦值不測挈夫所有冐辱蒙詬惟欲是濟者以栁氏概之為何如哉吾承之太史氏紀人之善故傳其事以為天下婦人楷式云

哀詞

唐承旨哀詞

往遊故平章靜德康公門聞翰林承㫖學士唐公德若望藉甚葢二公道合氣同蔚為當代名勝士被接納有不翅龍門登而萬户封者走時年二十有四一見畧齒爵禮夷賓主其引重後學不獨於余為然大德四年夏四月靜德公卒明年秋八月公卒嗚呼何天不福斯文使二賢相繼去世亟耶維公姿宇魁秀襟量豁如始仕人以宰輔期之歴官右司郎中工部尚書翰林學士承㫖政聲風節表表一時其家居琴書左右泊然與白屋

士埒事母孝與朋友義以誠雖稠人廣坐從容應酬靡不心沃尤恬於權勢人有幼而相好長登台鼎者雖數相過亦不一造門少答閑處數年終不以進取槩懷然議者恒以不膺柄用為恨走嘗傳聞公長右司時或告中書誤釋一囚世祖怒趣宰屬詰之吏抱案不知所出遂告急公初公以疾在告未嘗署其案公即援筆補之行且曰不誤毋恐入見具本末敷奏天威遂霽後吏白於廷中外嗟異迄今以為盛談嗚呼人固有一言可見

平生大節亦有坐一事軒輊終身不克伸者是殆難以
幸不幸論也令人疾吏弊防欺如鬼雠案具求署筆蕲
蕲不肯下駁至再至三虞後連已故為淡墨際紙細書
冀日久漫滅不可復識認又有值敗取案爪其畫者政
使無誤且迎合附會曲為之徵刬背明其誣代其辨復
補署其銜者哉蓋嘗跡是論公使其進登廊廟其不為
公孫弘之阿旨詭隨藾味道之模稜兩端也審矣古人
謂細事如此大亦宜然惜乎天不俾余言之效於世也

公諱仁祖字壽鄉畏吾人其履歷之詳見叅議郟山王公墓誌詞曰

窮壤間正大氣生才發於德苟非其人巧求襲取亦弗克於鑠我公量宏學博德崇積筮仕卓然人謂他年秉鈞必歷三顯官身同寒士見氷檗下交不瀆應酬雍容儀靡忒彼貴而頗見且逃之矧肯即或舍或庸畧不介懷惟自得曩長西曹代吏辯誣義形色冐厥雷霆一語回天汗郡辟有美如斯遐不以年止半百使大厥施淳

俗可還今可葺謂天漠如倒䋛畀人曾弗惜謂天皦如奚獨于賢乃爾啚厥理孰究非始今焉來自昔我挽以詞九京之憾庶少釋

吴道源哀詞

天之於人侈其才靡之於壽是理之不可曉也尚矣疇仕京師後學穎異者亦屢見之然未幾則皆相繼夭歿謂天娟疾耶必不生之矣生之而又才之是天有意於成也然而卒不年之豈彼所禀過清且靈勢固不能久

與於戲此余所以於吳生道源之卒重有所艮也夫生濟南人名濬字道源余所命也早失父隨母氏及二弟居性莊重寡言笑持身稜稜有風岸恒欲以道德文學自襮於世嘗游京者四年歸而其學大進由讀書忘劬勩得瘵疾或勸其已面從退而益力然其病有時而差有時而劇余自謝仕居鵲華山間來從予遊時與之論經談道及商歷代治亂人物臧否文章機杼工拙體裁高下靡不周徹閒書所得語所見正是於余往往新奇

憂出人遠甚心獨異之然以虧弱每令冥心靜坐或有編帙筆硯在前輒為去之於是則專以守身事親相告語余嘗謂之人也使天假以年他日必能以所學名世蓋習見其立志高用心篤一切皆不凡近故也於戲詎意其竟坐是得疾遂孤余之所望耶生自號方齋始以親故欲寓目場屋由有司小忤其意即怒不試後袖紙過綽然亭謂余記其所謂方齋者切欲因是思有以廓之未及而卒以疾未娶得年二十有七實泰定丁卯二

月二十四日也余惜其學不遂志才優而命促故為詞
哀之使刻石表諸墓庶少慰其不幸云其詞曰
維天生毓兮為類孔庶尤物獨尠兮孰灼其故甘露慶
雲兮曾不朝暮祥麟威鳳兮曠代靡遇猗嗟若人兮清
淑攸聚超彼凡近兮高朗是騖牢籠元氣兮劃劃雲霧
追琢風月兮虹霓為馭天吳前茅兮祝融左拒望舒環
侍兮靈氛訶護方爾馳翔兮胡柅中路無乃鬼神兮修
姱之妬厥躬雖土兮神必天附意其仍舊兮八表容與

有母慟絶兮有弟號慕里不相杵兮朋泣而賻矧余忝
師兮于義有素一眕厭化兮滮泗交注文孰余彙兮道
孰余輔心孰余知兮言孰余助緬維有生兮莫匪朝露
一氣屈信兮隨彼來去達人大觀兮天地皆寓壽焉奚
喜兮夭亦奚悲一時或鬱兮百世斯著述此表隧兮尚
慰泉下

祭文

祭姚牧菴先生文

嗚呼維斯文之宗伯曠百祀而一人方元精之孕秀光岳慘而不神既培埴之伊厚又㖃濡之孔仁及炳炳以瑞世衆嘖嘖為鳳麟何造就之良艱而一旦失於逡巡也嗚呼維公文由天得不踵故蹊縱横操舍舉自已為筆未及落而氣已馳當其賔之筵而酒之洽也人第見顋印居中而嘯傲殊不知日光玉潔之思已隱隱乎睫眉由神變之叵測故愈出而愈奇小能使之磅礴巨或納於毫釐元則伏於未朕明則耀乎无涯彼江漢之滔

諂與嵩華之巍巍雖交梗於前路而足之所到莫不劃然自闢而失其深危為難耶則无樊宗師之深澁為易耶豪放抗衡於坡老正大並轡乎昌黎而跬行顧影僂步呈姿柔筋靡骨膩理纖肌者見之宜其咲發於坐井嘆興於向若面謷其削鐻背非其覆瓿而卒瞠后塵而莫之追也嗚呼其尤可偉者不權之阿弗勢而移遇有論著屹無詭隨或竹帛之揭或金石之垂襃其賢則賤者尊而死者昭於後誅其佞則榮者辱而生者冥於時

古所謂良董遷者復奚恧而觀夫靈明之境湛乎其不
波含宏之度廓乎其无籬隆於風節粹於倫彜芥功名
而无意於屑屑塵富貴而惟道之怡其待問也如響其好
施也若遺雖牛童與馬走无不道其姓字而識其容儀
衣紫雲兮翁鬱佩明月兮陸離驂鸞鶴兮周章遨雲漢
兮委蛇封君擁節以先導列侯庭侯以帚持席屨前於
宣室宴每侍於瑤池惟其名之太盛遂致巧言秉間奪
朱亂雅構漂山之謗而磨平淮之碑嗚呼僕初聞此且

訏且嗤欲為廷辨計莫我施竟黙黙而坐視誠有負公平昔國士之知也雖然夫文章天下公器豈呫呫者得私今已不能逃乎月旦况千載之可欺夫何損於落落祇自詒其蚩蚩於戲蓋嘗考夫士君子之賢佞惟進退為可窺苟於焉有慚德雖虛文其何裨初今上之淵龍也授公太子少傅而不拜在他人則僩然驕喜之不暇而公乃惻然以增悲曰吾世父所遜避羌何行而及玆九重聞而稱異百辟見而齎咨使區區毀方售進者厥

顔厚於十之甲豈特可為將來之範而當世之師也哉如走者道昧於進辭拙於搞夫何有能獨蒙見推播華宣彩撿類隱疵騰章再三必用是期顧公抱負之如許於吾輩乎奚取則其推轂後進之雅量又非今士之可夷始聞訃音忽忽以疑詎有顔如渥丹之懿偕蒲栁而先衰意必出於多口因復傷士風之日澆漓尋得真於門客嗚呼何天不斯文之祚而竟使哲人之萎耶或以為年及則世之齯齒台背獨矍鑠者何限而於大賢乃

獨嗇其期顚顪帝閽兮幽遠徒反袂以漣洏嗚呼昔公
无恙爲世珍兮今公云亡孰柄文兮自京之别三閲春
兮茲夕何夕遽永分兮蹇孰余開懦孰振兮窅焉元宫
无復晨兮如其可贖人百身兮求而弗得號弗聞兮詞
忘其蕪尚鑒情之真兮嗚呼哀哉尚饗

祭李宣使文

維天歷二年六月丁亥朔越七日癸巳資善大夫陜西
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張希孟謹遣令史賈仲幹等

以清酌之奠致祭故西臺宣使李生之靈嗚呼人之壽夭皆所素定但行不愧心順守其正年雖不遐其流聲於人則無窮也今年二月余自歷下之官西臺舟次安山而生乘傳來逆且拜且言馳至長清聞公由水而西所以追及於此乃獲瞻拜余見其端確畢慎勞慰久之時訪西事應對甚悉凡所經過傳送供帳輙先告集余第受鞭而馳舍策而憩宴然不知身之為客而道路之為修阻也路出河南流民寖遇抵新安硤石則縱橫山

谷鵠形菜色殊不類人死者枕籍臭聞数里余即命生躬督主者坎而瘞之余年六十生長齊魯富庶之鄉餓莩流民雅未嘗見一旦遇之心酸鼻辛不覺淚之交頥生見余哀往往先路而行揮使避之民不循途多致顛沛自後余雖悲不使生見之而生亦不知余心之為益哀也行次華陰宿於岳祠時旱暵甚久遂為文禱之文詞甚悲禱之夕余自讀其文讀至悲所不覺失聲生與一二道流亦皆哽噎余欲駐車祠下雨然後去生跽而

泣言公為民之心神已洞監必雨乃去無乃偪神太甚
況公家有老母萬一因是致疾是公為民而不為母也
余蹶然輟哀謝之即趨其行至華州雨連夜不止詰旦
命生市羊一豕一反而謝之比迴余已視臺印矣每出
閤生必騎隨見流民與曩過無異於是余又悲欲命有
司為粥食之皆曰粥誠一設饑民必四遠而至后或不
給奈彼衆何余曰若然則將聽其死與余遂出私鏹若
干詭為鬻粥者凡三處食之命生往來覆視民稍寧息

後又患庫錢細民艱於交易又命生監涖錢其為奸不時給者庫各一啓病民雲集生資稟素薄其毒惡之氣乗之而入遂感成疾凡更数醫迄不能起嗚呼慟哉生有父今為河南省都事余都事右司時常與共事侃侃和易人也頃走書安西懇余指示提誨今而若是將何辭以復其父乎夫生之所以得疾者實由余救民心鋭以生勤不憚勞故每事命之初不期生竟以是而不壽也然則生之死非其命然耶其因余責頻任數而然耶

嗚呼聞生有弟年踰冠矣余哀生之没於官事將令其弟復為宣使以慰生之不幸以贖余之所失以足生未遂之心以終其父相倚託之意若然又未知生知乎否乎為有憾乎為無憾乎嗚呼哀哉尚饗